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敬齋古今黈

御製詩

目錄

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姚培敦

御製題敬齋古今黈有序

永樂大典聚書雖多而依韻雜排割裂淩亂以有用之書散置無用誠可惜已兹命詞臣重加校錄裒輯于零斷之餘率多善本古今黈其一也此書目見于元史者凡四十卷今所收雖僅五之一而四庫臚編具有條理仍不失爲完書且辨析疑義折衷釐正尤極精審洵散篇中之最佳者至李冶以黈名書惟取義于不外聽子則以黈纊塞聰有合于君臨之道因

題什而序之

韻分書割太無端不學從來致浩歎裒散排全資翰苑

連珠集腋得神完覃研喜見仁卿治字著典核應同觀國

王看方朔創言蘊古行雖黈纊塞耳而聽于無聲張蘊古大寳箴語繹文永

惕作君難

子部十

敬齋古今黈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敬齋古今黈八卷元李冶撰冶有測圓海鏡已著録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黈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顔師古注曰示不外聽治殆以専精覃思穿穴古今以成是書故有取于不外聽之義

歟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録黄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難當因字形相似傳寫致訛文淵閣書目題作宋人則併其時代亦誤矣其書皆訂正舊文以考証佐其議論詞鋒駿利博辨不窮其說毛詩草蟲阜螽一條云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正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是其著書之大旨也其中如謂蚩尤之名取義於蚩蚩之尤謂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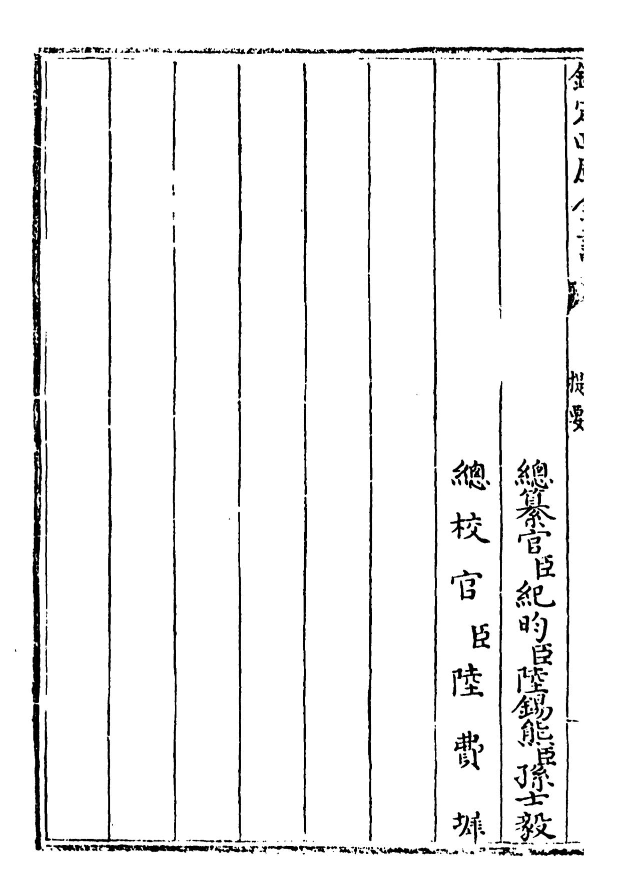
則一篇畢瑣凡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謂中庸
索隱行怪乃素餐之素謂孟子凡戴蓋為一
句禄萬鍾為一句戴蓋即乘軒之義或不免
于好為僻論横生别觧又如淳化閣帖漢章
帝書千字文米芾書史黄伯思法帖刋誤泰
觀淮海集俱以為偽帖而冶據以駁千字文
非周興嗣作太平廣記載徐浦鹽官李伯禽
戲侮廟神其事在貞元中具有年月而冶即

以為李白之子伯禽亦偶或失考然如辨史記微子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乃其從者牽之把之司馬遷所記不謬孔穎達書正義所駁為非辨鄭語收經入行妶極謂經即京妶即垓韋昭不當注經為常辨論語五十以學易謂論語為未學易時語史記所載則作十翼後語不必改五十字作卒辨孟子龍斷即列子所謂壟之南漢之北無龍斷焉辨史記自

敘甌駱相攻謂當爲閩越相攻辨張耒書鄒陽傳後謂韓安國實兩見長公主漢書不誤兩耒誤辨衛青傳三千一十七級謂級字蒙上斬字顔師古誤蒙上捕字遂以生獲爲級辨魏志穿方負土謂即算經之立方定率辨吳志孫權告天文謂不當呼上帝爲爾辨通鑑握槊不輟謂胡三省誤以長行局爲長矛以及辨古者私家及官衙皆可稱朝引後漢

書劉寵成瑨及左傳伯有事為証辨佝僂丈人承蜩所以供食引内則鄭元注荀子楊倞注為証辨吳都賦揮子長嘯當作長笑引山海經為証皆具有根據要異乎虚騁浮詞徒憑臆斷者矣至于所引戰國策蔡聖侯因是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字今本並作以而證以李善注阮籍詠懐詩所引實作已字足以考訂古本又大學絜矩今本章句作絜度也

治所見本則作絜圍束也蘇軾赤壁賦今本作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治所見本則作共食而駁一本作共樂之非亦足以廣異聞有元一代之説部固未有過之者也雖原本久佚今採掇于永樂大典者不及十之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見其崖畧謹以經史子集依類分輯各為二卷以備考證之資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子部十

敬齋古今黈目録　雜家類三　雜説之屬

卷八

集類四十五條

敬齋古今黈卷一

元　李冶　撰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今地正方則天之四遊之處定相窒礙竊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匝亦

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為天為圜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

坎卦彖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為險陷之極以後為險難未盡雖彖爻各為之說而中間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於序卦則未嘗置論豈於十

翼舉皆不信畧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間有可否于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覆者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為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有牽强之累必以為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信於世則是輕以誣聖嬻也與其誣之毋寧信之此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為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欲以此為羲文之深旨則謬矣

郭兼山先生説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兼山先生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卦別六爻而一則

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是謂老陰如此則為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為相乘非相除也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為三百六十則周朞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為三百六十亦周朞之日也借使老陰少陽為耦則得四百有八課於周朞之日為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為

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於周朞之日為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於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於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於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於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

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王弼既注易又作畧例上下二篇唐四門博士邢璹爲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按禮記内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云成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又後漢楊震傳鸛雀銜三鱣魚（案鸛雀原本作冠雀今據後漢書改正）飛集講堂前鱣音善然則璹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

唐邢璹注王弼周易略前有自序云孔丘三絶未臻區

與劉安九師尚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邪子可謂不知類矣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為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已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於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

晦庵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為君子之行則吉為

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於兒童之説易三百八十四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為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庵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嫘力追反祖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

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為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黄帝自玄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

而所謂少昊者絶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即位為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為三皇之末以少昊為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是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

是黄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為備數以為五帝乎蓋玄囂即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玄囂為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黄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歷云黄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歷云顓頊在位十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黄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

十八年之前也耶

西伯戡黎奔告於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耆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説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螽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兖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案以興以禮求女者云云是經文下孔疏釋蟲云草蟲負蠜至此是毛傳下孔

疏李治引之既稱疏曰又稱正義若兩人之說失于不檢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為螽又以螽為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木折屈草葉以為巢窟處處有之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於一二句之内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心身從異輕重之辭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為敦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别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玫其詩則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及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也又豈有

敦厚者哉若曰氓之始來也詐為是敦厚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媸又古無道之君有蚩尤者蓋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為敦厚則眞臆說耳不足據也

國風方秉蕑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為外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懽

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

屋甚渠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顧無所事於閒乃伐屋而瀦之犂庭而茨之相相焉敝筋骨而胝手足我既無廬人且無以途是人也是果何為者也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為雖懷中和猶自以為無所及鄭以為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　句之二先生者豈非無所事於閒而瀦屋茨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為說吾以為外傳亦各

自為說耳

古者登車有和鑾之音謂馬動則鑾鳴車動則和應也鑾或作鸞其義從同鸞以其有聲鑾以其金為之也杜預左傳注云鸞在鑣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軾乃車內所憑之物和在於軾車動未必能鳴衡軛之間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說為正

角弓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

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猱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於其九族之中號為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於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為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聲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為碩

人如碩人其頎衣錦絅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為褒姒一何所見之偏耶

詩大明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為甲以會朝為會甲也以會朝為會甲者謂共會於甲子之朝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明文也會

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已翦殷殺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為清明也疏謂甲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舂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趨於鑿也疏孫毓云詩之叙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也箋義為長李子曰孫毓之言非也蹂者

挼抄之也今之舂者既已簸去其穅矣必須重為蹂挼然後復投臼中而舂之先蹂後簸自為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舂之際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舂再蹂舂足以見趣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為長則必以蹂為潤濕當之以蹂為潤匪冶攸聞案鄭箋以蹂為潤濕取柔字為義孔疏以蹂為蹂踐以本字為義此以蹂為挼抄則蹂當改揉矣于義未當朱子集傳謂蹂禾取穀以繼之訓解既明于詩之敘事亦不失其次附識於此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鄭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說者

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别名說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達例有此解葢先公即是先王之功

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云球玉綴表旒章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珽也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馬擔負天之美

謦為衆所歸鄉疏云毛以為湯受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鄭以為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釋文縿所銜切絳帛韻書史炎切旗幅為縿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絃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髣髴於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注不弔乃云不為天所愍弔誤矣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于衛獻公無所釋而於宋則遽謂不為天所愍弔者豈以為莊公之

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複說歟以為衛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為之故獨謂宋公不為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弔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於天也且容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已懇以相慰諭然後弔禮成焉謂天作淫雨害於粢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弔道已懇也今俱以為指彼事無乃闕乎哉若

曰淫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愍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卹若之何曾不弔衛宜事異而辭同此又兒童之見也夫天降災害所以警人君也播越固由於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於宋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不弔主天儆之事則有窒審之文則不完故為辨之

左傳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而孔穎達疏尚書于微子之命不信史記以為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以為穎達之言未必是遷之言未必非蓋大夫衰經非著衰經必齋持之也許公使大夫齋衰經士輿櫬微子所以如是則齋而

輿之者必其從者也宋世家又謂持祭器造於軍門所謂祭器者雖不必備計不一而足亦當令從者持之喪服櫬柩簠簋之類皆屬諸從者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類達以手縛不能為用為司馬遷之失此非遷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記與左傳所載不同者蓋其所採錄有或詳或畧云耳

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注鋌急走貌孔疏云鋌文連故為疾走貌治曰鋌之為

文安得為疾走之貌乎孔說以連文言之曲矣鋌挺古字通用挺挺勁捷也勁捷即疾走之貌

昧爽丕顯後世猶怠解者以為昧旦未明之時已大明其德此說恐非蓋古先明主憂勞政治當其昧爽之時曰兹已大明矣祖宗勤勞如此而子孫猶復怠惰今說乃云未明之時能大明其德豈大明其德又有時乎

春秋左傳鄭人畏其又遷也承或以承為語佐非也古字通用蓋承即懲也懲義雖近於畏然所畏者在後而

所懲者在前故兩言之讀者當以承一字為句

國語楚觀射父為昭王言祭祀云祀加於舉且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又鄭史伯為桓公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韋昭注云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姟備也數極于姟萬萬兆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

收其常入舉九垓之數也李子曰以定名論數宜從古率以攷數論數宜從今率蓋億萬之數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秖以十之而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為數則局促而易窮謂盈萬萬者所進之位又有二等一則萬之後億之前四進位而一改名一則凡億之後須八進位而一改名是其於前後之名或若參差不齊而其為數則廣大而為用則不可以遽窮焉蓋數有通率有進率退率不可一槩論也自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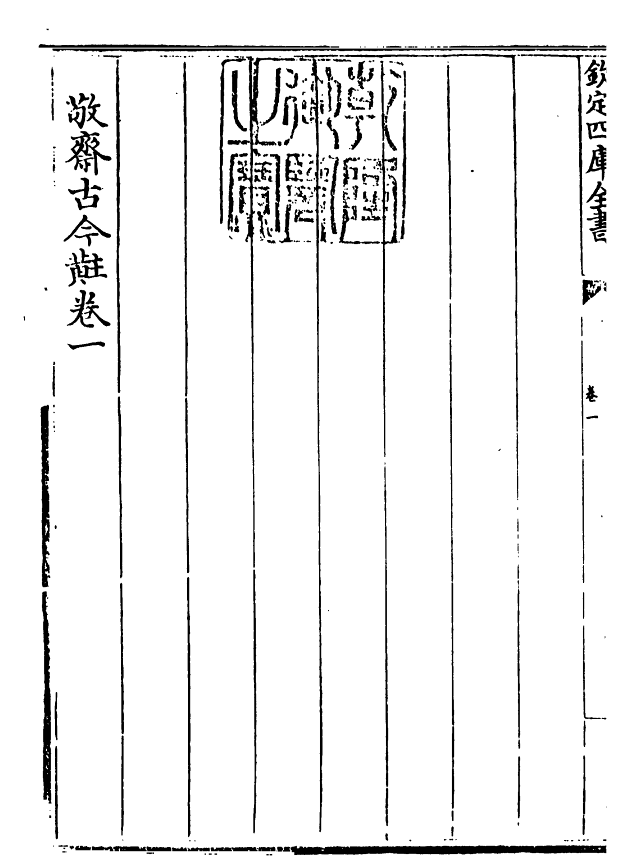
三四而至十此數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於萬此數之進率也自分釐毫絲而至於忽此數之退率也其進數無窮而退數亦無窮今且以進數言之自一至十為通率固不必論自十至百自千至萬之類為十進亦可為一進亦可夫一與十不曰始終之極歟不曰相懸之甚歟然得為一進而又得以為十進者為有進率而又有通率也然通率猶子而進率則猶父焉父統子業故取一進位而不取夫十進位也自十至百猶不拘于

通率而況自萬以上乎故自萬以前每進改名自萬以後雖用進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别也自萬至億一進而改名者古率也四進而改名者今率也自億至兆以上又與此不同矣自億以上依古率則一進而改名依今率則至八進位然後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數自一至億凡八進位自億至兆亦八進位等而上之至於京垓秭壤溝澗正載皆若是而已矣韋昭注前已著賈唐之說後雖復引鄭司農古數之語而卒言

萬萬兆曰姟則昭之意實用賈唐說耳史伯論數云十百千萬億兆經姟觀射父論數云百千萬億兆經畡姟畡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陔皆同經亦數也今算術大數曰億兆經垓邵堯夫皇極數於億兆之後即繼之為京求之音義經正為京耳而韋昭注云經常也經固訓常而非史伯觀射父之意也詳國語本旨自十百而上皆進一位以命數昭不及此而遺經誤解已為背戾乃復云萬萬兆曰姟則是於古今之數兩俱不得其說也

為韋注者奚自而宜宜云萬萬兆曰經萬萬經曰姟則得其正矣

公穀謂春秋日之者皆有事竊未敢必春秋雖經其實史耳史固有應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應日而自不須日之者亦有二事而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日所能攝之者固不可一槩論之況年世寖遠簡編蠹壞不無脫逸重複又安可盡以日與不日執為春秋大旨乎



敬齋古今黈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敬齋古今黈卷二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録監生臣周以燾

敬齋古今黈卷二

元　李冶　撰

月令日在營室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有三十度總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别為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為二十四分并之為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辰各得四十二分疏本無辰字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各得上令注

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惟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李子曰度不別為一百分而別為九十六者取分下之全數耳若以一度為一百分則五度四分度之一通分內得五百二十五卻以十二辰分之則辰各得四十三分七釐五毫亦為四十三分四分分之三也歷法雖有小分小秒然此四分度之一本以零數難計故分割之時欲得全分今於分下又帶零數則無再分必欲再分

則其數轉煩所以度别為九十六分而于除之時每辰之下各得其全數也

禮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温止謂習熟耳而鄭云皆為温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賔主者也相步扶工者也詔或為紹釋文温紆運反疏云皇氏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為承藉（疏本作以自為今注本作以自）又内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温止謂和洽耳而鄭又云温藉也承尊者必和顔色

釋文温於運反疏云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承父母當和柔顔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鄭孔全以藉解温恐未盡善蓋韞者櫝也所以覆藏藉者薦也所以承托韞藉乃涵養重厚不露圭角之意故前史謂有局量不令人窺見淺深而風流閑雅者為韞藉唐明皇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横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韞藉又德宗好文雅韞藉而柳渾質直輕脫無威儀上不悅以

是罷相韞藉之說如此今乃以薦藉解韞櫝于義何安乎輕改音切理既支離指温為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譏後人畏之不敢違其誰知千古之是非

内則馬黑脣而般音班臂漏鄭注云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螻蛄之臭大抵為土氣也居土者多以此為名故以蛙為螻蟈蟻為螻蟻

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盡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秖

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復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至也孔孟言之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歷數饘酏酒醴棗栗飴蜜堇荁枌榆免薨滫瀡脂膏之屬及夫虀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膽桃欑柤之名麋菹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費義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採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尚筵合曲禮王制揎

釀竹帛以射時取資耳 案揎釀原本作楦摝不可解攷宋章衡編年運歷序云諸家淺陋揎釀陳振孫因革禮跋云繁簡失中以揎釀目之則楦摝當爲揎釀之訛今改正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葢推敬嚮仰之義卑者之於尊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賓主悉以爲不當然卑者輒爲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爲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容有執謙者不敢擅居尊者之禮因以爲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悟轉相傳承

遂以面鼻為不當焉

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金石竹匏土革木七音乃世間自有之物惟絲不然必蠶於桑者之手而後成焉世本及桓譚許慎皆云神農作琴而蔡伯喈琴操云伏羲作琴夫有琴則必有絃有絃則必有絲絲之為用當不專於絃索蓋以織縑帛製衣服而為之主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說者曰軒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

裳也然則羲農之世其無絲也審矣此時無絲又焉得以為紼索者乎吾謂蔡邕及世本諸家之說皆妄也紼索之音必自夫黄帝時有之或者難予曰羲農之世果無絲則易胡云乎庖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曰邃古悠遠是之與非非我輩所能悉大槩曩之所為繩非若今之所為繩也菅蒯之類皆得為之豈可以網罟而擬紼索哉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鄭氏

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鄭說恐非不足止是無厭謂人欲無厭譬之大水奔放衝激必有以障之此坊記所由作也

中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氏謂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案讀如今注疏本作讀為）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以作後世名也班孟堅藝文志作索隱行怪顔師古注云求索隱暗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鄭俱為臆決云素當作素王之素謂無所為而行怪也

李子曰夫有所為而行怪則固姦人也無所為而行怪則直下愚耳安能使後世有述乎此素當同不素養分之素孔子曰隱居求志未見其人舉逸民天下歸心又曰作者七人說者以為石門荷蕢之徒又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隱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擯也然而孔子之所與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於密始得謂之隱者也彼無一德之可取而徒窮餓於寒鄉凍谷之中是則素隱者耳素隱而行

怪僻之事庶乎後世之有傳焉宜吾夫子之弗為也行怪者不主于佹譎誕幻之屬凡怪僻崖異有不近於人情者皆得以言之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佛反案扶佛今注疏本作扶弗猶佹也佹九委反鄭以費為佹佹即違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即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為闇然而日章

意謂雖隱而能顯云耳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為佹中庸本無此意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為闇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庵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為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庵之

說是眞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无體

絜矩之道鄭云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

道謂常執而行之絜常執今注疏本作當執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挈

也之挈苦結反晦庵則復援引莊子荀子之注云絜圍

束也謂以物圍束為之則也音戶結反李子曰鄭朱兩

說俱未為得絜直當作挈字讀之矩者正方之具物有

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

也故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鄭説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説遂有蛇足之患晦庵乃引莊荀以絜為圍束圍束其矩是何等語耶借曰以物圍束為則而其則矩二字亦不可相屬借又曰絜為則而矩為法倒言之以為法則而其法則之道亦不成語也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複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

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於為逸則似太拘純於為玄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矣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冶曰孔注是邪疏非此蓋謂先德行而後言語也先行斷句其言而後從之者猶云而後其言從之邪乃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殊無義理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滹南辨而有二字羨文此說甚善然有此二字亦通蓋二有字皆繫上一不字為義鮀之佞巧言也朝之美令色也苟無祝鮀之巧言宋朝之令色在於今世必不能免蓋言時世濁亂莫不惡君子而喜小人而邢昺云子魚有才故時世貴之朝美人而善淫故時世疾之如是則苟有祝鮀之佞者便可以為子朝之淫矣因文致事大害義理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云孔

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或者以加假聲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皆無然之說也大抵論語所載則是未繫易時語而司馬遷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強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紛紛也二說雖不同然而謙抑之詞則一焉耳夫聖人生知寧復有大過邪寧復有不至於彬彬者邪猶有是言者所以為學者法也張籍書與韓退之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之說不若著

書退之答曰化當時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而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不能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退之於二家攘斥之切曾不肯以蹔舍而顧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穎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

儉按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升三十計為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為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為純質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純儉故違古而從衆也穎達以純為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原壤夷俟謂其放蕩無禮也馬融說以夷俟為踞待見其無禮之狀爾至邢昺又以為伸兩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杖叩其脛令不踞此雖有理其實未必然

也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治内之道反而面乎外也冶曰此說非是牆面秖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内外之間哉

孟子吾不惴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為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爾耶

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固親

比之比釋為及亦通謂比及變化銷鑠晦庵解比為為竊所未喻

列子湯問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方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北漢之北無隴斷焉孟子公孫丑篇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趙云龍斷謂堁課斷而高者丁云按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壟斷而高者詳審衆說張音陸解正與列子合今

當從之斷則斷絶之處俯臨低下所以為高也丁說雖通而于斷義稍踈

孟子兄戴蓋禄萬鍾戴蓋秪是乘軒

孟子云富歳子弟多賴賴者有所恃而為善者之稱也漢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張釋之傳言文帝謂上林尉亡賴乃不善之稱然今人反以凶惡無所顧藉者詆其人為賴子是又不知何說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

閩楚皆奉梁正朔歳時貢奉皆假道荆南高季興從誨父子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從誨為高賴子即歐公所論以無賴為賴子者當是俚俗略言之耳非復本孟子所謂多賴之賴也許慎又謂賴利也無利入于家故云無賴此説予所不取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萬物皆備於我則焉知萬物之中不有至惡者存乎動心忍性則焉知一性之内不有不善者存乎此與性善之說殆若胡越焉者何也蓋謂萬物皆有效善之質一心獨為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為性善之說是誤父之而不知其氏者雖終身學而吾以為未嘗學也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趙臺卿以為帶近於心意謂道

不離心心不離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而雖不言其誰不知此乎禮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孟子雖獨舉不下帶而亦互明之蓋謂於其上下兩間瞥而見之道已有所在矣此與孔子之見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案雪子原本作宣子今據莊子改正}文則異而意則同彼所謂目擊者不待言語而得之者也此所謂不下帶者不待上下視而得之者也

左右二字從上聲則為兩實從去聲則為從己此甚易

辨者也今人皆混而為一不惟不辨其聲音之當否至於禮數儀制亦復倒錯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為禮之家欲以左為上則左之欲以右為上則右之原其所以然亦從來遠矣

人文盡於六經今禮部韻略中俚俗字備載而六經中字遺闕者甚多此非有司之失自是我輩之過

晉郗超之郗則讀如絺音郄詵之郄則讀如綌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

生傳授皆讀郗作卻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郗作容可笑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無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俚俗變孤為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

一飛沖天志在沖天鸞鳳沖霄沖霄之舉沖本蟲音古今人悉用為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則前人既誤後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

如若一也然有時而為異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如

為往如棠觀魚之類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若為順欽若昊天之類是也是以讀書者貴反覆求之

決字俗皆作决蓋為韻所誤此字正當作決而韻解決則謂水流行解决則謂決斷不知有何所據而別為二義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不以齒決之古書中無有作决者顔元孫干祿字書分通正俗三等如决等字乃所謂俚俗相傳而非正者也學者不可不知

愆過尤皆甚之之辭事無美無惡甚之則皆為過行無是無非甚之則皆為尤尤與過皆甚之之辭也故老子去甚仲尼不為已甚

爽之一字既為明又為昏所以精爽為魂魄之主介之一字既為大又為小所以儐介成賔主之歡貴介公子則介為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為小亂臣十人則為為治亂邦不居則亂為危飲酒温克則克為良克伐怨欲則克為狠擾兆民則擾為安庸人擾之則擾為煩必

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為恕忍人殘忍則忍為暴媚兹一人則媚為忠取媚於上則媚為佞父母昆弟則昆為長垂裕後昆則昆為後皇極則極為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為貧病夭惡之稱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若以不敢為敢以敢為不敢以不顯為顯以無念為念以無寧為寧皆極致之辭也世俗以可愛為可憎以無賴為賴以病差為愈亦極致之辭

敬齋古今黈卷二

敬齋古今黈卷三

元 李冶 撰

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為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於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為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為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

人若牧之則可謂不失名實者矣而今也畫工鏞師人人得而稱之人人得而與之彼其畫工鏞師果皆伊尹之徒哉

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於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乎以為非是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丘明筆中

問事同而語異者幾半蓋當纂集之時其文字重複不能具載或具於此而闕於彼或著於彼而没於此緝之為春秋傳國語二書各自為義所以一事二說為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於文字實為冗複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倉公淳于意傳案倉公上原本有太字今據史記删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

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案云意原本作意云今據史記改正皆指理可為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經之亞也煩猥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簡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畧其辭惟有切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比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為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

為簡策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為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畧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跡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葢舊史去取失當司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為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宜蘇子摘

遷之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而詳攷之而於一人之身既以為叛臣又以為節士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求婚於顔氏顔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顔父問三女二女莫對惟徵在曰從父所制已

而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而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紇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聖人也紇則聖人之父也徵在則聖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語載之如此其詳司馬遷輕以所聞誣之其罪大矣

老子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謂逐隊而趨若蓬顆然隨風積聚而東西也一曰累平聲讀謂累累然累累亦積累之意說者或以為戴笠而行亦何紕繆之甚

渭上翁公論史記子政說云邯鄲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歲十二月也太史公傳特著此者所以證諸侯之史之妄世傳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止當如字讀不當音基期謂生產時限耳今音基而解作十二月甚與本文相戾渭上翁長於史學者也所著公論誠公不誣但此段可削去

史記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長男往救之既進金於莊生俄而聞赦以為赦則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復

見莊生取之辭去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有赦楚王大怒遂殺朱公子其長男持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冶謂此事不可信驗之史蓋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長男以己家督不使懟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男行且遺書所善莊生曰至則千金聽其所為莊生素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乃以星變說

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在父子間有性命之急審知少男可使長男固殺弟乃因長男奮激之故更無一語以解譬之便爾捨棄中男是豈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莊生以廉直名一國脫不廉直朱公必不與善國人必不師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褊心横出詭辭以殺所善之兒則為莊生者亦不仁矣且莊生誠愛人之金否乎誠婦勿動則誠不愛人之金也誠不欲殺人否乎勸王修德則誠欲救人之死也誠

不愛金誠欲救人之死雖無所受書於朱公無所得金於長男猶將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術因金去已而致人於死又深負朱公所以付託之心是烏足以語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讀史者皆信之以事奪理以辭奪事而已學者毋以事奪理毋以辭奪事則其是非信否雖在百世之上當自有以見之

廉頗三遺矢或謂所挾之箭三度遺之或謂矢陳也欲

有所陳三度遺忘或謂矢即矢溺之矢一飯之中凡三遺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汚穢狼籍三說皆謬廉頗智將非鬬將也時方閒處兼同使者餐飯不應三遺箭也皐陶矢厥謨矢雖訓陳要之史筆貴於辭達三遺陳已不成語況以矢轉訓陳乎惟矢溺之說為最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飯畢三次登溷耳誣其老而氣弱臟腑虛滑云

父命子亦得謂公晁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諠譁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紫口語漢書作口讓師古注云讓責也此依史記作口語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今仍原文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錯時為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錯父謂錯為公豈以子貴而呼之歟抑公亦而汝之類也

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甌駱相攻南越動揺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李子曰此誤也當云東閩興兵南越動搖按傳云初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又佗為書謝漢曰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孫胡為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

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因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據此則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其後呂嘉敗越桂林監居翁始諭甌駱屬漢跡甌駱始終未嘗與諸國相攻擊何得云甌駱相攻也又閩越未攻南越時嘗發兵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為甌駱相攻也甌駱相攻乃在數年之前了無與於南越而嬰齊何為而入朝乎或曰南越也東甌也西甌也皆甌駱

之屬故云甌駱相攻耳審如此說義亦未宏東閩乃大禹之後也南越乃趙佗之孫也各自割據何得併為甌駱之屬乎或者又曰東閩南越皆甌駱之地二國雖殊亦可謂之甌駱相攻也此亦未為通論借使壤地相接得以通稱而相攻之說亦無從發若東越先攻南越南越亦復報伐謂之相攻可矣今東越舉兵擅擊南越南越束手稟命天子謂之相攻不亦悖乎

尉佗傳犂旦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犂結也音力奚

反結猶連及逮至也冶曰犂開也取耕墾之意或以昏明分色雜言之亦得今釋為結意甚無謂徧討傳注初無以犂訓結者又云結猶連及逮至則益又穿鑿矣漢書作遲旦遲讀如繳待也犂旦或作黎明又或作遰明遰則遲也書傳中又有詰朝質明之語詰朝猶問人曰明未亦遲旦之意質明實明也又或為交質之義

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應劭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

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則字衍文

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並出而單發拙音是亦好異之敝也譬如閉門之閉本讀音箅又方結切荀與人語專以閉門為入聲不惟他人不省亦未有不笑者矣字類此者甚多正可隨俗呼之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犂後世變為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為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云孔子言犂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犂李子曰石林說趙過以前已用牛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牛名字而復遽云犂牛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犂自是雜文今呼貓犬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黧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得通用而石林

以駁雜之犂同之耕犂之犂是眞誤矣

漢元字前書一見後書三見前書則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後書則安帝時耿宋閻氏貴盛翟酺上疏曰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案等比原本作等此今據後漢書改正又桓帝時郭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沖素服其德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常勸其仕又靈帝時竇武白太后欲悉誅宦官太后曰漢元以

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元始也漢元以來謂漢始得天下以至於今也其後書三見畧皆一時語其前書所見則予竊有少疑焉高祖即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為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豈天家子孫有異於凡人歟不然何為六七世之間而生息之夥至十有餘萬也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間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

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劉歆說三統歷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於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埀法於後世至於章蔀發斂之術則羲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强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為妄取歷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

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為辨之者深可恨也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為一次者有以三宿為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有定論否前律歷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測望之時遠近疏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

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案輿鬼原本作輿令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鬼今據晉書改正）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為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於正中者皆得與於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於是但視諸星運轉即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强名之故謂其術為綴術所謂綴者

非實有物但以數强綴緝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强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般四時亦既名之為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為鳥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强正天星可以强分其於二十八宿之内亦可以減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為二十四宿方别居六定之為九十度

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為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為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於多寡之懸絶也然而聖人不為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於其測望之時畧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今古歴法所以參差不齊且不能以行遠者無他蓋由布算之時不論分秒之多寡悉剪棄之定位之時不察

入宮之淺深遽强命之積微成著所以寖久而寖舛耳前軌既差後車復繼而曾不之悟也乃更過求小巧以取捷七政何由而齊乎

漢書刑法志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臏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臏骨也鑽音子端反予謂鑽鑿二物皆施之於臏也韋以鑿為黥刑誤矣黥復何事於鑿又顔讀鑽為平聲亦誤志所陳刀鋸鑽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鑽作平聲讀則非器也乃用器耳鑽

去聲讀之為是
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上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負薪填之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師古曰揵音其偃反志又云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末曰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師

古曰隤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也石菑者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塡塞也菑亦臿耳音側其反義與插同又史記河渠書云頹林竹兮楗石菑如淳曰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菑治曰楗誠如如淳之注如復云有石以石為之謂以石為楗也楗字前漢作揵史記作楗古字通用無所不可然作楗者為優按韻書楗閱鍵同音乃關閉之義今塡塞河決以竹為楗正與此意相應故韋昭以楗為柱也

菑有三說師古以為臿韋昭以為木立死如淳雖無說而謂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是作災字讀也如說為長顏韋為短歌所謂林竹者即上竹楗也所謂隤者即竹楗為水所摧倒竹楗既倒而石楗亦被災也來字又與災字協此說為長顏意以隤為翦伐伐得此竹以為楗且臿石焉此意雖通而楗石臿之辭既不可得而通兼菑字實不訓臿韋意亦以為伐竹作楗楗間著石如立椔然案椔字前引韋昭注作菑字此又作椔字前後互異攷詩大雅其菑其翳毛傳云木立死曰菑作菑

字爾雅釋木云立死椔實作椔字李治蓋兼用爾雅之文今仍之　来字音离椔字亦得為協此義雖通而石字則贅矣故予以為二說俱短

漢書陳涉傳曰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注引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與史記服注不同史記服注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蘇林曰第且也治曰服說藉假蘇說第且是也應說名藉服說次第非也第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藉第令無斬猶云假且使不殺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為石人耶此時帝在即碌碌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而不死也

張文潛書鄒陽傳云鄒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王長君長君入言之案王長君原本作賞長君

攷鄒陽傳所說賞王長君即蓋侯王信也賞長君乃賞太后之弟與此事無涉今改正　　及韓安國

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袁盎事也而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内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梁王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矣鄒陽傳中所載

誤記安國所解前事乃今事耳李子曰凡人行事有主之者有箎從者有遂事者據二傳所載蓋安國兩見長公主但所以見之者不同也其救游戲事必主安國在他人無所與故獨見於本傳其求解殺盎事必主鄒陽而安國特遂事焉故安國之見長公主不具於本傳而畧附於鄒陽傳中也宛丘以此為班固之誤冶以為不然二事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應遺忘至此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

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史又云子夫幸有身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李子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夤緣中宮為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於君子小人而恒在夫逢與不逢之閒世之人有少才力輒抗志自負

必期一日攫取富貴於霄漢之表以致敗衂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為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觀史筆所著則二子之所遭遇槩可見矣

衛青傳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

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冶曰生獲不當言級此顔上斬字為文而顔顧捕字為解誤也既言斬復言捕者先捕得而後斬耳

師古曰最亦凡也此說不通下連言大將軍青凡七出則最不得為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於此云字下發注又以最字獨為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愚以

為云字當下屬不當上屬云最者云功之最大者也故
前最最大將軍後最最票騎將軍
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
矣孔道止謂大道也
霍去病傳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
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
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
遥則不當其義也師古雖破服音然依服音讀其義亦

通而顔直不取者正用荀紀文耳此二字集韻亦皆收入去聲蓋與顔意同也老杜詩悉作平聲則實用服注也案杜詩如將軍獨數漢嫖姚恐是霍嫖姚皆作平聲而王維詩漢家將賜霍嫖姚李白詩獨有霍驃姚亦俱作平聲不獨杜詩為然也驃騎之騎今世皆作平聲讀又不作飄音而直作慓音則又異於服音矣

師古曰驘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驘而壯騎隨之也冶曰今回紇人善畜騾騾有日行七八百里不必驢種馬子乃自有騾種耳其騾生時須剖母腹亦有

不剖而生者然其力不及殺母者單于所乘必此輩也以騾堅耐馬易之故不乘馬而但乘騾也驘字按韻作驘或者驘與裸字同音驘驘聲又相近故借用之不爾乃印本之誤案單于自乘善走驘云云恭讀詩之評鑒闡要以騾非塞外所有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實足破千古史家虛偽之說李冶此條尚未免圄於偶見謹附訂於此

約輕齎絕大幕治曰絕字李廣傳南絕幕師古曰絕渡也

李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

毋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一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李子曰謂士氣不起及士身不時起皆非正謂鼓音不起耳不起不振起也李賀詩云霜重鼓寒聲不起蓋用此語

司馬長卿揚子雲皆蜀人能文而吃王壘銅梁之氣於兹二人獨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吝於宰我子貢之舌何歟美之所鍾吝於其際雖聖智無得而兼之卿雲而有子賜之辯則造物必不復予之以言卜之學矣曰吾

為游夏乎吾為予賜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晉世太叔以辨洽稱摯仲以辭翰聞每至公坐叔談仲不能對退著文難叔復不能答相與紛然然叔也無可紀而仲也多所錄於是仲為勝由叔仲論之卿雲之吶吶雖無取於一時而黼黻河漢固無廢於千萬祀之文章也晉書摯虞傳云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此書所引即此事其稱摯仲者蓋以虞字仲洽故舉叔仲為文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

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前漢書趙充國傳作羌靡忘）請罷屯兵奏可京房為魏郡太守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充國房皆有自詭語自詭妄意也葢謙辭

漢元帝時西域初置戊校尉已校尉說者或云戊已土也土無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李子曰前說非是後說近之而不得焉戊已居中

政取中國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以治諸
國乎
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師
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冶曰幼音窈眇
如字幼眇猶言幽咽也
黄霸為潁川太守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張敞奏霸以為挾詐干名霸又薦史高可太尉天
子使尚書召問且令受丞相對霸自是後不敢復有所

請李子曰聖賢不能違時而能順時苟非其時而强為之不仆必顛觀霸之始為潁川也其用志亦遠矣既為丞相蓋將使天下之廣為一潁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則有異於是焉宣帝為政務欲使天下之人雖一毫髪之細蔑敢有欺於我生殺予奪惟我所欲是則宣帝之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潁川時則所謂東南兒而西北矢也庸烏得而合乎若張敞之刻峭則眞與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復振亦理勢之常也敞

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以聞而敞遽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踈何帝之不諦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鶡雀也此亦微瑕細纇初不足咎況欲以聞之而實未以聞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則宣帝之於大臣恩亦薄矣蓋宣帝之心與霸本殊雖以一時之譽而相之其論議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無以爲名誚之耳一聞敞言則謂霸之所爲皆無事實張皇布濩秖以虚名撼我今又以鶡雀自爲治政

美應則其佹僪欺君其來審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疎霸而無疑也噫常人之情與已少同則親與已少異則疎自古及今其孰不然何獨漢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夫人情同異之別云

東坡論黄霸以鶡為神爵云黄霸本尚教化乃復用烏擭小數陋哉頴川鳳凰蓋可疑也冶以為不然夫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孫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

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者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黄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為治若黄次公者葢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眞過論矣葢亦思夫霸之時得為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為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孫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為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驁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小

數之假所以為大道之歸也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穎川之鳯幾何其不為洗垢求痕歟

經史意一而體二經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雖不可言命至於家人相與之際一嚬一笑小或係於女氏之貴賤大或係於邦國之盛衰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未能遽以人事斷也如薄姬一遇而得子元后之享國六十餘年得非天歟史記外戚世家序及西漢外戚傳序論夫妃匹之合俱以為在命則此誠為得自餘皆不可

以言命蓋作史之體務使聞之者知所勸戒而有以聳動之故前世謂史官權與宰相等苟一切以聽之命則褒貶之權輕褒貶之權輕則聳動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筆為哉

范書論引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不誣矣順當作信此非蔚宗之誤後人傳寫者誤耳

俗語作不露樸此出馬援傳曰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

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不示人以樸謂不令他人見其短長也況此語謂援齒雖少而才器遠大不能窺其際今雖不好學而欲就田牧然將來或不可測以故從所請

馬援傳騎款段馬注非是款段蓋連綿語猶今世俗言骨董云耳

漢順帝時梁冀為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

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羣臣其檝櫂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於其君矣

後漢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挾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於是欲封禪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司馬彪續漢志說武帝事而云語在漢書郊祀志似是牴牾既舉漢書則前後并包之矣但謂在前書可也 桊司馬彪續漢志原本云范蔚宗作漢史殊誤攷蔚宗作志未成後漢書志皆出司馬彪續漢書中後人取以附入范史者今改正

漢延禧三年所立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寧縣也又云莊王欲加封其子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案叔敖碑社稷下有啚而二字）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絶嗣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伐太守（案即歲二字據碑文增入）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

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祀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廩乏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乃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又云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如碑所言則是叔敖生於期思而其子孫居於固始也按後漢郡國志期思固始皆屬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蔣鄉故蔣國又云固始侯國故寑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寑丘注引史記曰楚莊王以封孫

叔敖子此自與碑相合然碑中前言即其故祠架廟銘碑後云福祐期思則此當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稱段君以固始令遷某郡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云云語句似不相貫桒古文苑載此碑期思縣宰下注云段君蓋假太守之名以重縣宰之權張掞未嘗之任又顧藹吉隸辨云按碑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為立石銘碑期思縣宰段光庶慕先賢又為刻石則固始所刻者一碑期思所刻者又是一碑此碑乃期思所刻者兩令皆段姓一名光一不著其名非一人也攷水經注云碑在期思縣孫叔敖廟前天下碑錄云在固始縣本廟內則顧說為近之集古錄目則第云在光州蓋宋時期思固始皆屬光州也又碑載孫君諱饒按左傳叔敖乃蔿賈伯

羸之子又謂之爲艾獵而此謂諱饒則必他有所據當
竢博雅君子問之
爲言不難而文爲難爲文不難而作史爲最難史有體
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史乎
史乎而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
文苑矣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
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
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

苑繼之皆得其體要者也雖然吾猶恨其不為儒行一傳以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吾窮居陋處固不在筆削之位而輒為是説冀乎後之人知尊其為儒之身有愈於知尊其為儒之書耳非故以為夸也

敬齋古今黈卷三